

2005 01 08 定稿 印發

三個人兒兩盞燈

全劇不分場 只迅速換景

共十五次轉換

建議以空台形式

復古／創新

第一景：後宮（宮女房）

第二景：後宮涼亭

第三景：塞外

第四景：後宮（宮女房）

緊連第五景：湘琪回憶

緊連第六景：梅苑

第七景：後宮井邊

緊連第八景：梅苑

緊連第九景：無確實環境 心聲 只要燈光

緊連第十景：後宮（宮女房）

※※※ 中場休息

第十一景：塞外／後宮／塞外

淒厲的尖叫聲中、轉為第十二景：後宮（宮女房）

圓場時換為第十三景：後宮涼亭

緊連第十四景：

第十五景：宮牆外

- 第一景：後宮（宮女房）：廣芝與重宮女談論梅妃，雙月、湘琪上，湘琪白髮
- 第二景：後宮涼亭：雙月撿到聖上曲譜
- 第三景：塞外：兩個男人 咳嗽的想死
- 第四景：後宮（宮女房）：雙月贈笛給廣芝，聖上命縫冬衣，宮女想娘（緊接下一景湘琪回憶）
- 緊連第五景：湘琪回憶
- 緊連第六景：梅苑：梅妃長門賦
- 第七景：後宮井邊：湘琪井邊照影，（掉進井裡）
- 緊連第八景：梅苑：梅妃得珍珠，雙月大唱段羨慕梅妃曾經享有愛情
- 緊連第九景：無確實環境：廣芝大唱段心聲
- 緊連第十景：後宮（宮女房）：宮女縫衣，湘琪拭水，廣芝雙月同唱縫衣

※※※ 中場休息

- 第十一景：塞外／後宮／塞外：征衣藏詩之事被揭發
- 淒厲的尖叫聲中、轉為第十二景：後宮（宮女房）：湘琪鬼魂，寫詩之事被揭發
- 圓場時換為第十三景：後宮涼亭：聖上審案，雙月廣芝分離大唱段
- 緊連第十四景：：默劇，咳嗽的病死，雙月嫁文梁
- 第十五景：宮牆外：廣芝出宮唱段，遇湘琪父母，與雙月重逢

團長：陳兆虎
藝術總監：王安祈
劇情構思：趙雪君
編劇：王安祈 趙雪君
導演：李小平
編腔、文場領導：李超
作曲：盧亮輝
舞台：傅禱
燈光：任懷民
服裝：蔡毓芬

雙月：陳美蘭
廣芝：王耀星
湘琪：朱勝麗

宮女甲：彭湘時
宮女乙：陳長燕
宮女丙：劉嘉玉
宮女丁：戴心怡

梅妃：劉珈后

唐明皇：盛鑑

李文梁（強壯的）：戴立吾
陳評（咳嗽的）：孫元城

唐代筆記小說《本事詩》裡記載了這樣的故事：

後宮宮女縫製征衣之時，偷偷寫了一首詩縫在裡面，得到征衣的邊關戰士將詩送交長官，長官又上報朝廷。依法這宮女是要被處罰的，但聖上讀到「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的詩句，很憐憫宮女的寂寞，遂命二人成婚，成就征衣情緣。

《三個人兒兩盞燈》就是在這故事的基礎上發展成的劇本。

這雖然是個根據筆記小說虛構的故事，但是和唐玄宗時的社會背景密切吻合，因此全劇將以兩首唐代著名詩人的詩句吟唱開場：

杜甫「兵車行」、白居易「長恨歌」

(大幕開啟之前，先以杜甫「兵車行」為序幕曲：)

(紗幕後隱約透出：年輕男子被拉去從軍、爹娘送別的情景)：

車辘辘、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哭得捶胸頓足，掀起滿天塵埃，連咸陽橋都看不見了)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千雲霄。 (「千雲霄」：衝上雲霄)
始知反是生女好，
生男埋沒隨百草。

(男子從軍景象消失)

(音樂風格轉變，轉為白居易「長恨歌」，音樂悠揚：)

(同時字幕打出「國光製作」等等)：

始知反是生女好，
君王重色思傾國。
吾家有女初長成，
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
遂令天下父母心，
唯願生女得嬌娥。

(音樂轉寂寞淒涼：)

(紗幕後眾宮女，以慢動作擺出幽怨淒涼的身段 pose)

又誰知、九重宮苑、春寂寞，
煙鎖層樓憾事多。
天長地久淚無盡，
豈止一篇長恨歌？
今朝戲場歌遍徹， (「今朝」唸「今昭」)
征衣情、深宮怨，幾許心事細細說。

(大幕開啟，呈現唐朝宮殿後宮宮女房景象。今天是唐明皇生日，許多宮女穿梭忙碌，有的準備壽禮，有的練習歌舞，有的忙著裝扮自己)

第一景：後宮（宮女房）

（後宮，唐玄宗生日，接連著好幾天京城像個不夜城一樣的慶祝。）

（一群後宮宮女打扮的花枝招展。音樂富麗堂皇又歡樂雍容）

（廣芝上。宮女圍到她身邊。）

宮女們：廣芝姐姐。

廣 芝：今日乃是聖上壽誕，我們快些準備，隨梅娘娘前去祝壽。聞聽西域的技藝團都進京來了，飛天噴火無所不能，我們快些呀。

宮女們：都準備好了。

廣 芝：梅娘娘獻與聖上的壽禮呢？

宮女們：在這兒呢。

廣 芝：（察看壽禮，又左右環顧）怎麼還不見雙月與湘琪？

宮女甲：方才見她們還在宮房哪。廣芝姐姐，咱們去祝壽，能不能見著聖上？

宮女乙：是呀，我們入宮也有一些日子啦，還沒見過聖上呢。

宮女丙：豈止聖上，我連梅娘娘都沒見過。

廣 芝：梅娘娘深得聖上寵愛，梅林梅苑的宮女有數百之眾，能見到她的也不多呀。

宮女甲：廣芝姐姐，妳見過娘娘，她當真如人所言，貌勝天仙麼？

廣 芝：那梅娘娘麼——

（唱）

似寒梅、性高潔、風清骨瘦，
倚東風、一笑嫣然、萬花羞。 （眾宮女配身段、學梅妃姿態）
後宮粉黛、三千秀，
誰似她、第一春、獨占枝頭。

（雙月與湘琪由左、右舞台分上。）

雙 月：（接唱）

堪羨她、倚東風、一笑嫣然，
我只得、獨抱馨香、幽閨自憐。
但等到、菊花黃、把秋色點染，
當有個、惜花人兒、相顧相憐。

湘 琪：休道她、一枝春、後宮獨佔，
我好比、素水仙、幽姿早放在她先。
凡花俗蕊、羞為伴，
心事何需、對人言。

宮女們：雙月姐姐、湘琪姐姐，等著妳們呢。

宮女乙：湘琪姐姐，妳這件衣裳好……別緻呀。（表情怪異，因為其實是陳舊過時）

宮女們：是呀，好……特別呀。（表情怪異，因為其實是陳舊過時）

廣 芝：湘琪，怎麼又是這套衣裳？前些時宮裡不是才下來一批衣料？分明見妳做了新衣，怎麼偏又做成了舊款式？

湘 琪：妳休管，我偏愛這套。

廣 芝：不管就不管。

宮女乙：廣芝姐姐，你瞧我這眉毛畫的如何？我可是照著「眉譜」的款式畫的。

廣 芝：畫的好呀。

宮女丁：（急忙湊到廣芝跟前）廣芝姐姐，那我呢？我的頭梳的可正哪？

廣 芝：髮簪子插的有些歪了。（廣芝替宮女甲調整髮簪）好了。

（廣芝看看眾宮女的儀容，而後四處張望）雙月呢？（見到雙月，雙月站的稍遠）雙月，縮在後面做什麼？快過來。

雙 月：廣芝姐姐。

廣 芝：（凝視著雙月，用手輕輕扳過雙月肩膀）聖上壽誕，舉國同歡，妳怎麼清水素面、脂粉不施？

雙 月：世間女子哪個不是為了心上人兒才敷粉畫眉？這宮苑之中，可有人值得雙月我為他容妝？

宮女乙：怎麼沒有？有聖上呀。

湘 琪：（小聲的，類似自言自語）是呀，有聖上……除了聖上又還能有什麼？

廣 芝：誰道女子非為男子容妝不可？

宮女甲：（輕笑）不為男子，難道為女子嗎？

廣 芝：（聽了有點尷尬）雙月，我帶妳回宮房，與妳梳妝。（一邊說，一邊撫摸雙月頭髮）

雙 月：我不要。

廣 芝：不要使氣性。聖壽吉日，若不歌舞獻壽，罪過非小。

（拉著雙月的手）

（宮女丙捉弄宮女甲，往宮女甲頭上拍了一下。）

宮女甲：唉呀，你做什麼呀，別弄歪我的髮簪子。

宮女丙：你梳的這頭叫什麼？

宮女甲：這呀，是目下最流行的雙螺髻。（螺髻 唸 羅記）

宮女丙：最流行的呀，回頭妳教我梳梳。

宮女甲：不成，誰讓你弄歪我的髮簪子。

（宮女丙拉著宮女甲的衣袖，做出道歉陪禮的樣子，又幫宮女甲調整髮簪，其他宮女也互相替彼此整理儀容）

雙 月：（看著那群宮女甲乙丙丁……）梳髮著裝分分計較、畫眉點唇寸寸留心，為的是哪個？這樣的日子，我過的夠了。再也不等、再也不盼了。

廣 芝：（微微的高興）不等不盼，這可是妳說的？既然不等不盼，隨我回房去，我也替你畫時新的眉型，妳陪姐姐一同去看熱鬧。

雙 月：陪姐姐看熱鬧，何必費心思妝扮？

廣 芝：喔，陪姐姐就不必費心？妳呀……（失望又無奈）

（廣芝緊挽雙月下）

宮女乙：湘琪姐姐，妳的髮型有點舊了，小時候我姐姐也這樣梳，怕是數年前流行過了。姐姐跟她（指著宮女甲）學學新髮式吧，這叫雙螺髻，最流行的。

宮女丁：哟，湘琪姐姐，妳有根白頭髮了。

宮女丙：在哪兒？我看、我看……

（一堆宮女圍上來，七嘴八舌）

宮女丙：真的ㄟ，我幫妳拔掉！

湘 琪：（嚇到）什麼？妳說什麼？

宮女乙：說妳有白頭髮啦。

湘 琪：白頭髮……白頭髮……不會的、不會。

宮女甲：姐姐別慌，我娘有個染頭髮的方子，胡桃跟桐木一起燒成灰，加入菰米磨碎，以黃蠟溶化，攪拌成膏狀，每日塗擦，保證有效。

眾宮女：真的嗎？當真有效？

宮女甲：有效有效，不只我娘、連我奶奶都沒有白頭髮。

宮女乙：我可得記下來，老了以後就不用擔心了。

宮女丙 對，趕快背起來！胡桃、桐木、黃蠟……（眾宮女做默背的樣子，口中唸唸有詞）

丁：

宮女甲：湘琪姐姐，回頭染了頭髮、換了髮型，看起來可以年輕個好幾歲呢。

（宮女甲伸手要碰湘琪的頭髮）

湘 琪：妳別碰……別碰我的頭髮……我不換，我就是要梳這個樣子。怎麼樣都不用妳們管。

（湘琪很不高興的、帶著慌亂的離開）

（湘琪下）

宮女乙：湘琪姐姐、湘……年紀大了，這麼看不開！

宮女甲：別這麼說，我們……都會老的。

（燈暗）

第二景：後宮涼亭

（後花園的涼亭裡，有聖上與兩個太監，涼亭圓桌上有琴以及筆墨，燈亮時聖上做出「作曲並且記錄曲譜」的動作，同時吟唱著：

乘風欲訪翠，
春意入深閨；
舉觴不求醉，
興至意所歸。

(聖上昏暈，到涼亭旁花叢邊長凳上小憩。)

(突然間吹起了一陣風，將擱在涼亭圓桌上的曲譜吹散了一地，兩個太監急忙收拾飛散各地的曲譜，卻有一張曲譜飛到了舞台側邊……)

如果上述的大風吹無法表演 可以取消 從下面開始演 聖上在聽到雙月歌聲後才上場

(雙月上場，拾起了曲譜。)

雙 月：怎有一張曲譜，遺落於此？

(讀曲譜)(唱)

紫藤藏露水，
星月伴君回。

(聖上聽到雙月的歌聲醒了過來。)

皇 上：(溫柔的)(白)何人吟唱孤的詩句？

雙 月：……聖上！？奴婢斗膽，不知聖上在此，未曾接駕……

(雙月準備跪下，卻被聖上阻止)

皇 上：(溫柔的)孤在此撫琴休閒，接的什麼駕啊？

雙 月：奴婢……

(雙月又準備跪下，聖上伸手阻止)

皇 上：不必害怕，妳……(打量雙月)是後宮的宮女麼？

雙 月：奴婢是梅娘娘宮中的。

皇 上：抬起頭來，讓孤看看妳。

(雙月百感交集，等了十五六年終於等到，她慢慢的抬起了頭，聖上看了看微笑，沒說什麼)

幕後女聲伴唱： 等啊等、熬啊熬，

十五年歲月盼今朝。

該端謹？該淺笑？

該嫵媚？該妖嬈？

只覺得、小鹿兒當胸跳，

紅霞面上燒。

(下場尋找曲譜的太監上)(打斷了雙月的遐思)

太 監：好一陣大風啊，曲譜吹散了一地。聖上，曲譜在此。 (呈上兩張撿回的曲譜)

(聖上將曲譜折好)

皇 上：內侍，將這曲譜送與楊娘娘。

(太監準備接過曲譜，聖上忽然縮手，回頭看著雙月，將曲譜收回)

皇 上：方才妳可是言道，是梅娘娘的宮女麼？

雙 月：(一點點的顫抖，這顫抖帶著希望，因為聖上似乎在問有關自己的事情) 是。

皇上：妳……

雙月：奴婢名喚……（但聖上根本不想知道她叫什麼）

皇上：你對梅娘娘去說，孤因……（停頓，因為在找藉口）孤因近來國事繁忙，無暇去往梅林探望於她，（忽然想到，可以從雙月這裡打聽）這些日來，妳……妳可曾聽她說了些什麼？

雙月：奴婢不知。

皇上：近前來，近前來，不用害怕，妳將這張曲譜交與梅娘娘，對她言道，過幾日國務稍緩，孤便到梅林、聽她吟唱這支新曲。

雙月：是。（強忍住心裡的失望。）（等著聖上多說些什麼，卻是一陣沈默）奴婢告退。（轉身離去。）

皇上：（突然想到什麼似的）啊，轉來。
（雙月一驚／喜，回過身來恭敬的等候）

（聖上從懷中拿出一條巾帕）

皇上：（拿起筆在巾帕之上題下方才吟唱的詩句）這有巾帕一方，孤將詩稿題於其上，妳將它一併交與娘娘，請娘娘用絲線照孤的墨跡，仔細繡好。（將巾帕交給雙月）

雙月：是。
（雙月猶疑了一會兒，呆立在原地）

皇上：（依舊是口氣溫和）快去吧。
（雙月猶豫）

皇上：此地無有妳的事了，去吧。

雙月：是。
（聖上繼續撫琴吟唱）（以下的音樂：聖上是吟詩，雙月是唱腔）

皇上：（吟）
乘風欲訪翠，
春意入深閨；

雙月：（唱）
琴音錚錚、入耳內，
吟唱聲聲、扣心扉。

皇上：舉觴不求醉，
興至意所歸。

雙月：原想他是、銀河水，
此生無緣、捧玉杯。

皇上：愁眉心憂惱，
昨夜雨折摧；

雙月：無端的、近天顏、心願得遂，
卻原來、枉自多情、枉自醉迷。

皇 上：紫藤藏露水，
星月伴君回。

雙 月：意冷心灰、綺夢碎，

(忽然興奮，因為聽到聖上吟詩「伴君回」，聽到一個「回」字，
就以為是聖上叫她回去)

恍惚間、又聽他、將我喚回。

(雙月緩慢的轉過身，想確定剛剛有沒有發生幻聽)

(聖上也的確停下撫琴的動作，朝著雙月的方向望來，只是不是望雙月，望向雙月背後更遠些的天空，孤雁飛過天際)

(雙月先回望聖上，本以為聖上在看她，不一會兒就發覺：聖上看的是自己背後的天空)

(雙月轉頭去看，孤雁哀鳴的聲音傳來)

(等到鴻雁飛走，她再看聖上，聖上已經繼續撫琴了，不再看她)

(舞台分成兩個區塊，聖上與雙月各佔一邊。)

(聖上那邊的燈光漸暗，但仍可看見撫琴的身影)

(雙月捧著曲譜與巾帕，情不自禁的將巾帕貼近臉龐，又回頭看一看聖上，突然跌坐在地)

(聖上那邊的燈光漸暗、琴聲漸低，終至消失在黑暗中)

(雙月的燈光也漸暗，孤雁哀鳴聲中猶聽得雙月的啜泣)

第三景：邊關塞外

(孤雁哀鳴，這裡是塞外)

(陳評拖著病體，邊咳邊出場。)

陳 評：(唱)

朔風冽、霜雪降、病體難耐，

視茫茫、路迢迢、天蒼地白。

(跌倒)

(李文梁上，扶起陳評。李文梁接唱：)

李文梁：說什麼、報國志、英雄氣慨，

(哀傷的)

十年征戰、豪氣衰。

胡虜已退、出北塞，

將軍早登、拜將台。

又誰知，邊城猶有、戍卒在， (「戍」唸「樹」)

長伴白骨與屍骸。

陳 評：前無山、後無水、玉門何在，
何日裡、才得見、月明雲開？

(李文梁上，將陳評扶起)

李文梁：賢弟！我扶你回帳內歇息。

陳 評：大哥，不妨事……今日該我當差。

李文梁：(溫柔的) 我這不是代你來了嗎？

陳 評：我怎能再三的煩勞於你？

李文梁：你我兄弟相親，何來勞煩之說？此處風大，快快回到營帳中去……

陳 評：不用拉我，讓我留在此處。

李文梁：唉，我也曾再三往上稟明，你這病羸之身 (「病羸」唸「病雷」) 留在邊城又有何用？誰知上面竟然不准，想是要湊個人頭，什麼十萬大軍、八千貔貅，……不要鬧了，你怎不知自己的身子？這般天候，豈是你能待得的？ (「貔貅」唸「皮修」)

(硬要拉陳評回去)

陳 評：不用管我！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是困在怎樣的身子裡……

李文梁：我不管你，誰來管你？難道讓你死在此處不成？

陳 評：死？死了倒好，死了，就可以回去了。

(燈暗，陳評、李文梁下場)

第四景：後宮宮女房

(雙月上，場景變成她的宮房)

(雙月對著手上的笛子發楞。)

(廣芝上)

雙 月：(低頭看著笛子說話) 姐姐，入宮以前，妳心裡可有過什麼人？

廣 芝：我心裡的人……入宮之後才有的。

雙 月：(抬頭看廣芝) 十五年相交，我竟不知妳也等著聖上。

廣 芝：(廣芝別過頭，不接觸雙月的眼神) 那人……不是聖上。

雙 月：不是聖上、是哪個？……莫非是那時常與妳說話的王公公？

廣 芝：不要胡猜。

雙 月：那王公公為人倒也正直，若是不曾入宮，與姐姐挺相適的。

廣 芝：別猜了，妳……猜不著的。

雙 月：怎麼猜不著？十數年朝夕相處，姐姐與誰來往、與誰說話，這宮裡怕無人比我更明白。更何況……宮裡能夠交心之人，又有多少？

廣 芝：(聽了頗欣慰、貼近雙月，拍拍她的肩膀。但又不願明說，想換個話題)
不要說我的事了，妳方才一人獨自在此想些什麼？

雙月：（將手上的笛子，交給廣芝。）姐姐，妳會吹笛麼？

廣芝：這笛從何而來？

雙月：幼時哥哥留與我的。他曉得我愛聽他吹笛，臨終之時，將笛送我，說是將來找到了妹婿，便將笛子交與他、讓他為我吹笛。誰想如今，卻是無人可贈了……只可惜了這隻玉笛……（廣芝拿起笛子，輕輕的吹出了聲音）（雙月見廣芝會吹，便說：）送與姐姐吧。

廣芝：（欣慰，因為自己替代了雙月哥哥的「妹婿」）這……可好麼？

雙月：留在我這，空就是隻竹子。

（廣芝微笑，又繼續吹起笛子）（這段笛聲以後還會出現）

（湘琪上。靜聽吹笛。一個人在角落作一些纏綿又淒怨的身段）

（宮女甲上）

宮女甲：廣芝姐姐、雙月姐姐，原來在這兒，我找了半天，你們倒有閒情雅興。何公公方才傳旨，聖上體恤邊關戰士天寒地凍，怕他們穿得不暖，要後宮趕製冬衣，送往邊關。快領衣料去吧。

（宮女甲轉往舞台另一區、和宮女乙丙丁一同整理衣料）

（湘琪開始進入廣芝、雙月的表演區）

雙月：縫製冬衣與邊關將士，這樣的事情與後宮何干？

廣芝：自然是聖上恩澤廣被，體恤邊關將士。

（湘琪不知何時進入廣芝、雙月的表演區）

湘琪：不如把後宮宮女盡皆發放許配給邊關將士，那他的天威恩澤豈非更廣？

廣芝：怎麼這樣說話？

湘琪：（沈默一陣，問）妳們可有聽說些什麼？

廣芝：聽說什麼？

湘琪：有個楊娘娘……

廣芝：楊娘娘？

雙月：（想起那天在花園聖上說出的那個姓。）楊娘娘……

廣芝：與我無關的事，我不想知道。

湘琪：可與我……可與梅娘娘有關。

廣芝：那也與我無關……（看著湘琪）湘琪，這樣款式的衣裳，妳究竟做了幾件？一年到頭都是這件，怎麼就穿不煩哪？

湘琪：我愛穿是我的事。

（雙月漸漸走到宮女甲乙丙丁那一區）

廣芝：讓人家看見，還說梅娘娘苛刻她的宮女，只給了一件衣裳。

湘琪：我偏只愛這款式，偏只愛這髮髻，連眉型、衣裳都是，妳別管。

廣 芝：我看怕是有病。

湘 琪：我是有病，我的病……妳哪裡明白。

廣 芝：我哪裡不明白？不就是想做娘娘。

湘 琪：想做娘娘又怎樣？誰不想做娘娘？誰甘願一輩子在宮裡伺候人？外邊奴婢丫環還有機會出門透口氣，買個繡線啦、燒香還願啦，說不定主人心血來潮讓她嫁個莊稼漢耕種一生，哪天這戶人家垮了，還能被遣放回家呢！誰像我們？一輩子困死在這兒，除了想做娘娘還有什麼可想的？

廣 芝：我不過勸妳一句，妳就這麼一長串，好，想做娘娘無有什麼不好，只是，做娘娘哪有像妳這般陳舊過時的？

湘 琪：便是陳舊過時又何妨？我只要聖上見到我、想起我……

廣 芝：妳見過聖上？（湘琪沈默） 每回與妳說話，總是一肚子氣。話說的這樣不明不白，……（有點哀傷） 我們以前不是這樣的……湘琪，你可記得我們……妳究竟是怎麼樣了？

（廣芝和湘琪說話時，雙月已走到舞台另一邊，和宮女甲乙丙丁在一起整理衣料）

（這時此區燈亮）

宮人乙：（怯生生的問）雙月姐姐，入宮幾個年頭了？

雙 月：我麼？（一點兒苦笑）記不清了，十五、六年了吧，好幾年前就沒心思算自己的日子了。

（宮人乙突然安靜了下來，不說話了）

宮人甲：怎麼了？

宮人乙：我……我想我娘，我想我娘。

（低聲啜泣）

（所有人都停止了動作）

（廣芝聽見，走了過來）

廣 芝：好端端的，怎麼哭了起來？

（宮女甲丙丁也低下了頭，似乎也想起了家人。）

宮人丙：娘……

宮人丁：娘……

宮人乙：（突然一楞、高聲的：）娘……（驚慌）娘！我、我……

廣 芝：怎麼了？

宮人乙：我想不起來我娘的聲音是什麼樣子……我娘的聲音……娘，我記得我娘跟我說的話，我記得她說話的樣子，可我就想不起她的聲音……娘！我不要進宮，我要我娘……我要我娘……

宮人甲：娘……

宮人乙：我想回家，我想回家見娘一面……

眾宮女：娘……

廣 芝：不要傷心，娘會聽見我們的哭聲的，無論相隔多遠，娘都會聽見的，不要傷心，廣芝姐姐在，就不會讓妳們傷心。

(廣芝四處安慰難過的宮女)

湘 琪：回家見娘一面……？等到封了貴妃、做了娘娘，要見家裡的人有什麼困難？是呀，有什麼困難呀。

(開始有點自言自語)

到時候爹要一件冬天穿了會暖的襖子，娘要一件綢緞做成的衣裳，說不準還能給弟弟買匹西域的好馬……做了娘娘都不是問題了嘛。是不是？是不是？爹、娘、爹……

(越來越小聲，進入回憶)

緊連第五景：湘琪回憶

(湘琪的爹娘一前一後走上舞台，邊走邊說話。湘琪娘一開口的同時，湘琪十分驚訝的回頭，看見是爹娘，初而以旁觀者的角度，而後加入對話。)

湘琪娘：老頭子，回來了？昭兒服下大夫的湯藥，不一會兒就睡著了，黃員外那裡的事情怎麼樣了？

湘琪爹：唉，黃員外的田地說什麼都不讓我們種了。

湘琪娘：無有田地，我們往後怎樣度日？

湘琪爹：休說往後，眼下就活不成了，再也湊不出請大夫的銀錢。

湘琪娘：村長那裡，你去過無有啊？

湘琪爹：去過了，能借錢的地方都去過了。村長非但不肯借貸，還說了好些……唉！

湘琪娘：說些什麼？

湘琪爹：竟要我們把女兒送進宮去。

湘琪娘：老頭兒，這可使不得，我們雖是貧困之家，這賣女兒的事，萬萬是做不出的。

湘琪爹：什麼賣女兒，村長說的是服侍天子，不是賣女兒。

湘琪娘：賣到皇宮也是賣女兒，我可捨不得。

湘琪爹：只有妳捨不得麼？我老頭兒雖然窮困，女兒，卻是捧在掌心養大的，送到宮裡，讓她孤老終生，怎麼捨得？湘琪她娘，妳放心，我不會送她去的，決不送她去……只是眼下……

湘琪娘：眼下昭兒的藥錢，老頭兒，你要想想辦法、想想辦法啊。

湘琪爹：實實的無法可想了呀！

湘琪娘：難道眼睜睜看著小昭他——

湘琪爹：*(喃喃自語，好像想說服自己)* 村長言道，湘琪進宮，說不準日子過的比現在好。
(一轉念，又覺得自己很不應該，大聲說出反面的話否定自己剛才的念頭) 唉！有什麼好？一輩子關在宮裡、老在宮裡，這叫什麼好？

(湘琪加入對話，變成回憶中的自己)

湘琪：爹、娘，我想到宮中去。

湘琪娘：湘琪……

湘琪：聽人家說宮裡金碧輝煌，房子都有好幾層高，花園比整個杜陵城還大，不愁吃不愁穿，還可以……見到聖上！

湘琪爹：湘琪！

湘琪娘：女兒！

湘琪：爹、娘，您別擔心嘛，整天窩在這個小村子哩，女兒已經有些悶了，(開始有點哽咽，但還是硬裝著笑)到宮裡去可以見識大場面，看看皇帝的排場……如果真讓聖上看上了，封了貴妃，還可以接爹、娘還有弟弟到京裡過日子，(握住爹的手)爹年紀大了，不適合拿鋤頭，這雙手，種種花草養養鳥倒好，(握住娘的手)娘作針黹做了一輩子，也該休息了，要是老讓針扎到，女兒有多心疼哪。還有小昭，小昭年紀雖小，但做姐姐的一看就知道，這孩子以後有出息，住到京裡，過著好人家的日子，像個好人家一樣的教養，將來一定是狀元的料。

(湘琪的爹娘各自背過身去哭泣)

(以下湘琪的段子是欲哭欲笑的，不用很多伴奏，類似山歌小調)

(白)三生幸呀、

(唱)三生有幸，鄉野女子、得近龍顏、睹天容，

(白)上京城呀、

(唱)歡歡喜喜的上京城，似狀元赴瓊林宴、花香盡入長安風。

(吟、笑、哭)封貴妃呀、做娘娘……

(場景由回憶轉回後宮，眾宮女還在哭泣，廣芝仍在安慰)

(雙月離開自己的宮房，走到舞台另一側的梅苑，讓我們看看做娘娘又是如何)

不要間斷、緊連 第六景：梅苑

(一個太監走出舞台，到花園的部分，一個女人，是梅妃，也走到舞台上，兩個人只有動作沒有聲音，梅妃似乎叫住太監，問他些問題，太監搖搖頭，離開，梅妃覺得失望，來到花園的一株梅樹前)

雙月：娘娘。(這句娘娘，呼應著上一場湘琪結束時的做娘娘)

梅妃：(沒有轉頭看來人是誰)梅花……都凋殘了。(沉默，轉頭看，是雙月)是妳……

雙月：奴婢雙月，娘娘。

梅妃：自那日妳替聖上送來了曲譜詩稿，聖上至今還未曾來過。

雙月：……

梅妃：巾帕上的詩句，我已繡好多時了。

雙 月：……

梅 妃：（苦笑）聖上他……可曾命妳拿什麼與我？

雙 月：……無有。

梅 妃：（沉默）

（清唱「長門賦」首句，用笛子伴奏）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夫」唸「服」）

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

（在長門賦的清唱中，燈光漸暗，梅妃孤獨的坐在暗處，不下場）

第七景：後宮井邊

（花園，井邊。湘琪已在場上，站在井邊回想事情。）

湘 琪：（唱）水仙都開了

又想起、那一日、井邊情韻，
我與他、十指纏、共度春情。
望仙髻、遠山眉、翠袖碧領，
自此後、數年不改、重待雨雲。
悄然間、沒知曉、白了雙鬢，
徘徊流連、盼一朝、舊夢重溫。

（白）聖上……你當真忘了嗎？忘了那一夜你曾經說我像水仙一樣清雅……可我還記得，記得你說要我等你、記得你手心的溫度、記得你微笑著要我別害怕……你怎麼就忘了……忘了我的容貌、也忘了我的名字……

（對井照影）（半唸半吟：）

井中影、泛珠光、面頰猶潤，
色未衰、愛已弛、華髮早生。

（不斷的往井裡面看）（突然燈暗）

（湘琪掉進井裡！但不要演出來 驟然暗燈 音樂驚悚）

不要間斷、緊連 第八景：梅苑

（燈亮時，湘琪已不在舞台上，取而代之的是梅妃）

（梅妃坐在梅樹之旁的長凳上，神情落寞）

（何公公上，宣讀聖上旨意，配合著喜慶的音樂。宮女經過梅妃面前，都沒有看到梅妃。）

何公公：聖上有旨，賜楊娘娘朱綺紅綾、白玉冰綃、琉璃薄紗。

（兩位宮女一前一後捧著布匹上台、走過、下台。）

賜楊娘娘吐谷渾麝香、南海沉香、印度龍涎香。

（兩位宮女一前一後捧著香料盒子上台、走過、下台。）

賜楊娘娘三彩陶、祕色瓷、鎏金銅鏡。

(兩位宮女一前一後捧著寶玩上台、走過、下台。)

賜楊娘娘嶺南鮮荔枝。

(兩位太監一前一後捧著荔枝上台。一個下去了，後面那個被叫住。喜慶的音樂驟停。)

梅 妃：轉來。

太 監：娘娘……參見娘娘，奴才該死，不知娘娘在此，請娘娘恕罪。

梅 妃：你手拿何物？

太 監：回娘娘，是荔枝。

梅 妃：荔枝……？喔、喔，我知道了，你去吧。

太 監：是。

(雙月上)

雙 月：娘娘，您在這裡。

梅 妃：又遇著妳了。今日一整天我都坐在此處，坐在梅樹之旁。看了好些人，來來去去的。

(雙月看看梅妃，將手中的蔬果遞一些給她。)

雙 月：娘娘，用些鮮果吧。

(梅妃搖頭)

(一個太監手捧著一個盒子出現。)

太 監：參見娘娘。

梅 妃：平身。

太 監：謝娘娘。

梅 妃：還有何事？

太 監：娘娘……這……這是聖上賜與娘娘的。

(太監打開手上的盒子，是珍珠。)

雙 月：是珍珠……

梅 妃：聖上、聖上說他何時到此？

太 監：這……回娘娘，聖上沒說。

(梅妃沉寂了一會兒。一手將整盒珠子打翻在地)

梅 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太監蹲了下來，慌忙的收著散落一地的珍珠)

梅 妃：柳葉雙眉久不描，
殘妝和淚污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

(梅妃下)

(此時雙月也撿了一顆珍珠，拿在手上發楞)

雙 月： 被人深愛、又為人拋棄？那是怎樣的情懷？

（唱）

我羨妳、曾荷恩寵、得青睞，（「荷」唸「鶴」）

我羨妳、猶有珍珠、遣悲懷。

梅苑梅林、今猶在，

可供憑弔、可徘徊。

縱使妳、今生無復、承歡愛，

已然是、悲喜歷盡、遍嚐歡哀。

堪羨妳、入夢時、笑靨啼痕、相偕來——（「靨」唸「頁」，「偕」唸「鞋」）

（白）不似我、不似我——

（唱）

人間情、世間愛、從無一點、入心懷。

爹娘恩、早隨黃土、塵埃葬，

手足情、兒時樂、春去秋來、已忘懷。

從不解、何謂兩情相關愛？

何謂情冷被拋開？

我為何人夢縈懷？

何人與我共歡哀？

回首前塵情何在？

虛渺渺、空蕩蕩，但只有、寂寂宮苑、霧鎖塵埋。

（白）那是怎樣的情懷？被人深愛、又為人拋棄，有誰可以告訴我，那是什麼？

被人深愛、又為人拋棄？那是怎樣的情懷？

（燈漸暗）

不要間斷、音樂相連、緊連 第九景：無確實環境 廣芝心聲

（另一區燈漸亮，廣芝看著雙月的方向）

廣 芝：（唱）

爹娘恩、天倫樂、誰人不盼？

怎奈今生已無緣。

人間情、世間愛、千種萬般，

未必相思才情牽。

寂寂宮苑得相伴，

互訴寂寥、同享悲歡。

不必比妝艷，

何必盼天顏？

貼心體己、問寒暖，

千載難逢、今世緣。

(燈漸暗)

不要間斷、音樂相連、緊接 第十景：後宮

(另一區燈漸亮，一群宮女，一同坐著縫製衣服，音樂連貫)

宮女同唱：今生緣、今生未必能相會，

聚散離合、實難期。

一針一線、縫密密，

不知是誰、穿此衣？

有緣為何、難相會？

無緣為何、縫此衣？

緣起緣滅、無端的，

聚散離合、實難期。

宮女乙：姐姐妳瞧，我只剩這一件了，袖子縫好就完工了。

宮女甲：妳做的好快呀。

宮女乙：在家裡的時候，娘總誇我的女紅好。 (「女紅」唸「女工」)

宮女丁：我沒給親人做過衣服，反倒先給陌生人做了衣服。

宮女乙：穿了妳親手做的衣服，就不是陌生了。

宮女丙丁：怎麼不是陌生人？

宮女乙：妳想想呀，這衣裳是我們一針一線縫出來的，裡裡外外都摸透了，穿上這衣裳，還是陌生人嗎？

甲丙丁：妳說話真不知羞。

宮女乙：本來就是如此。

(湘琪撩著頭髮上。做發寒的動作，好似在冰天雪地中。走過征衣群宮女前面)

湘琪：(唱)

濕浸浸、水淋淋、長髮滴瀝，

冷冰冰、寒透透、涼沁背脊。

甩不乾、梳不開、糾結難理，

取巾帕、再搵拭、依舊淋漓。 (「搵拭」唸「問是」)

宮女甲：湘琪姐姐，怎麼妳走過之處、盡都是水珠？

宮女乙：姐姐的頭髮沒擦乾哪。

湘琪：怎麼擦也擦不乾，……

宮女丙：莫不是房裡的濕氣太重？

宮女丁：怎麼就姐姐一人如此？

湘琪：我好冷，一陣陣的寒顫，冷……

宮女甲：為了這批征衣，姐姐近來操心了，臉色蒼白不少。

丙、丁：姐姐要多歇息、養身子。

宮女乙：可是姐姐妳也做得太慢了，養身子歸養身子，交差的日期可也別耽誤了。你瞧，廣芝姊姊的衣裳已經做完啦！

(雙月與廣芝各捧著一個小衣籃上，衣籃裡放著做了一半的衣裳。)

(湘琪暫下，或是進入燈光暗處)

雙月：(合唱)
廣芝：

捧衣籃、做針黹、絲絲縷縷，
奉聖旨、萬里烽煙、製征衣。

宮女甲：廣芝姐姐，妳的征衣不是前幾日就做完了嗎，怎麼還在縫製衣裳？(廣芝指著雙月，微笑。) 喔，是替雙月姐姐做的麼？聽說廣芝姐姐待雙月好，常常替她做新衣服，真令人羨慕。

雙月：(接唱)
我不是、誰人的妻，
卻為他、裁製新衣。

廣芝：(接唱)
我為她、費心掛意，
樂見她、開懷笑微。

(雙月與廣芝分別拿起衣籃中的衣服來看。)

(廣芝站在雙月後面、雙月拿著衣服對著前方比擬、廣芝在她身後對著她的身型比擬)

雙月：不知他、肩寬袖長、幾多許？

廣芝：美人肩、細頸柳腰、玉香軀。

雙月：不知他、容顏貌、身型氣息？

廣芝：親近她、玉精神、似雪冰肌。

雙月：彷彿間、他身姿形影、在目歷歷，

廣芝：難得見、她倚風凝睇、含情依依。(「凝睇」唸「寧弟」，凝神的意思)

雙月：(合唱) 羞答答、我為他、親手披衣，
廣芝：情切切、我為她、親手披衣，

(雙月做出替一個空氣人披衣的動作，她披上之時、廣芝為她做的衣服也恰好披在她的身上)

(雙月一驚，將征衣揣入懷中，回頭看著廣芝)

(因為靠的太近，雙月只見到廣芝的眼神、好像一個異性似的)

雙月：(兩人似遊園驚夢) 是真是幻、恍惚迷離。

廣芝：(白) 雙月……

(雙月的幻覺被打醒，稍微躲開廣芝，但不是很決絕的)

(以下的對話如夢似幻)

廣 芝：雙月……

雙 月：姐姐若是男兒身便好。

廣 芝：怎生便好？

雙 月：只可惜姐姐不為男身。

廣 芝：（沮喪）也只可惜王公公不為男身。

雙 月：姐姐若能與王公公結為夫婦，相扶一生，豈不是好？只是……

廣 芝：我與他……那妹妹便是如何？

雙 月：我……

廣 芝：（聲音淒苦）妹妹便是如何？

雙 月：我……（拿起手中的衣服）就當這征衣是為夫婿而縫，只待他自沙場征戰而歸。哪怕是鏡花水月、見影無形，我只想要個……想要個……

（雙月不語。廣芝也不再追問。雙月拿著征衣走到舞台另一邊，對著征衣發呆）

（原本坐在舞台後方的湘琪站了起來）

（雙月、湘琪、廣芝為等腰三角形的三個頂點。湘琪為頂角、雙月廣芝為底角）

湘 琪：（呢喃的）聖上……聖上……您記得麼？我還在此等候著您……我好冷……好冷……我的頭髮……

廣 芝：雙月……妳想要的……我給不得麼……

幕後女：（唱）（用笛子伴奏）

一顆心、託何方？

一點情、寄哪廂？

心扉緊掩、誰啟窗？

天蒼地茫、總也有歸鄉，

歸鄉、歸鄉在何方？歸鄉在何方？

（燈暗）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後，第十一景：邊關塞外

幕後女：（笛子伴奏吟唱）（淒涼）

誰家玉笛暗飛聲？

化作春風滿邊城。

(塞外，仍舊是寒冬)

(陳評先上場，他從懷中小心翼翼的拿出一張紙，反覆的看)

(而後李文梁上。)

李文梁：看些什麼？

陳 評：(嚇了一跳)無有什麼。(慌忙將紙收入懷中)

李文梁：近來賢弟氣色頗佳。

陳 評：大哥此言當真？

李文梁：騙你做什麼？

陳 評：大哥……(停頓)我想回去……我想回去。(激動的)大哥，求你幫我，我未曾這般想過……

李文梁：說什麼求與幫？無論如何我都會與賢弟一同回去。

陳 評：(咳嗽)可我怕……怕我回不去長安……

李文梁：有我在，一定讓你平安回去。

陳 評：(沉默片刻)大哥，小弟有件東西想讓你看看。

李文梁：什麼東西？

陳 評：是一首詩……

李文梁：詩？什麼樣的詩？

(陳評從懷中取出一張紙，遞給李文梁。李文梁閱讀的時候配上幕後女聲清唱)

幕後女：沙場征戍客，寒苦對誰言。(「戍」唸「樹」)

征袍親手作，知落誰人邊。

著意多添線，含情更絮綿。(怕你冷，故意多縫了幾針、多蓄了點綿花)

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

※※※

(雙月上，口中唸著「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李文梁同時也忘情的望著遠方，重複「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

雙 月：(二人同時)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

李文梁：

(廣芝出奇不意上，從雙月頸子後對她說話，好像高中男生逗著高中女生那樣。)

廣 芝：(帶著點笑意)妳……與哪個結來世緣？

雙 月：我與……

廣 芝：(仍是逗弄的情趣)與哪個？

雙 月：姐姐(廣芝暗喜，雙月猶豫)，妹妹有一事要對你說，妳不要對旁人去講啊。

廣 芝：(坐近身邊)我不對人說，你的心事，我只會放在我的心內。

雙 月：(耳語)

廣 芝：啊？

你，你忍心負她嗎？

※※※

廣 芝：如若得詩之人，將這詩稿上報朝廷，負了你，怎生是好？

雙 月：便是如此，也是雙月命薄，死即死矣，何懼之有？

廣 芝：（激動的）妳可以死，我、我卻見不得妳死！

雙 月：妳不懂的。

廣 芝：我哪裡不懂？我……我不能麼？我這樣照顧於妳，還不夠麼？

雙 月：我要的不是這些。

（廣芝突然拉住雙月的手，一言不發的盯著她看，雙月起先不察，而後突然明白似的，想要掙脫廣芝的手，廣芝仍然緊握雙月）

（雙月跑下場，只留廣芝一人獨自在場上）

幕後女：（笛子伴奏吟唱）（淒涼）

誰家玉笛暗飛聲？
惜花人對落花風。

※※※

陳 評：大哥你想，這女子是何等形容？

李文梁：我哪裡知道？

陳 評：她必是——（吟唱）

眉似彎月、眼如秋水，
膚若凝脂、唇勝蓓蕾。
巧笑倩兮、……（咳）
（李文梁扶陳評下）

※※※

廣 芝：重樓深宮，男身、女身又有何別？偏戀那水中月、鏡中花，怎不見、枕邊明鏡早已
長伴紅妝？

※※※

李文梁：（李文梁扶陳評下，又上）

她必是——（陶醉的神情）
巧笑倩兮、勾人迷醉，
凌波微步、烏絲輕飛。

幕後女：（笛子伴奏吟唱）（溫馨）

誰家玉笛暗飛聲？

化作春風滿邊城。

(廣芝下，李文梁陳評兩人又上。此處試著用三個人的蹉步表演「人為的轉台」，移轉一圈後，陳評才又拿出雙月的詩稿，小心翼翼的攤開，臉上充滿著幸福的讀著)

陳 評：(合唱)

李元城：

(李唱) 風刀霜劍、征甲透，

(陳唱) 萬里昏塵、長年秋。

(李唱) 絕域蒼茫、何所有？

(陳唱) 幸有詩稿、懷中收！

(兩人合唱，但是背對著背，彷彿兩人各自沉溺在自己的幻想，卻有著同樣的心思)

(陳唱) 字字行行、貼胸口，

(李唱) 絲絲暖意、入心頭。

(陳唱) 憑此足以、解千愁，

(李唱) 憑此足擋、天地秋。

(陳評又拿出雙月的詩稿，小心翼翼的攤開，臉上充滿著幸福的讀著)

李文梁：(踟躕的樣子，終於下定決心的說) 賢弟，這詩稿可否借愚兄一觀？

陳 評：大哥請看。(李文梁一樣很小心的接了過去) 大哥你想，這女子約莫多少年歲？

李文梁：(回答的很快、不加思索) 怕有二十八、九歲了。

陳 評：(一點捉弄的語氣) 大哥怎知？

李文梁：(發覺陳評已經察覺他也在想這女子的事情，害羞) 猜、猜的，猜的。

陳 評：較之於我，還長個六、七歲，與大哥相比，只略長大哥兩、三春。

李文梁：只略長兩、三春麼？

陳 評：大哥身強體壯、忠厚老實，那女子若能匹配大哥，合是天作良緣。

李文梁：賢弟胡說什麼？

(統領上，從背後與他倆說話)

統 領：你倆在看些什麼？

李文梁：是……統領！(統領一開口，李文梁嚇了一跳，信來不及還給陳評，趕忙藏到身後)
無有什麼。

統 領：還說沒有，拿來。

李文梁：是……是家書，無有什麼好看的。

統 領：你兩個小子，方才我都聽到了，什麼「宮中之人」、「天作良緣」，家書我是管不着的，這「宮中之人」我就非管不可，拿來。

李文梁：真的無有什麼。

統 領：再不拿來，軍法處置。

李文梁：無有什麼就是無有什麼。

統領：李文梁，說這話、皮可要勒緊囉。我分明看見你藏了東西在身後。

李文梁：要打便打，不必多說。

統領：打你？我知道你皮厚骨頭硬，打你做什麼？要打——（看著陳評，一把拉過他。）
我打他！來人啊。（兩名軍士上場。）帶走！（準備將陳評架走）

李文梁：且慢！

統領：怎麼？想通了麼？

李文梁：我……

統領：還不交出來麼？

李文梁：我……

統領：來人哪，帶走。

李文梁：我交，我交出來。（李文梁將詩稿交給統領，交的時候再三猶豫。最後被一把搶了過去）小心些，不要扯破了。

統領：什麼寶貝東西，與宮中之人何干？

李文梁：與宮中之人無關。

統領：李文梁，再不老實些，我打的你這兄弟叫爹叫媽。

李文梁：是……宮中之人夾在冬衣之中。

統領：好哇，此等大事你等竟敢隱瞞？來人哪，帶走，明日快馬加鞭上報朝廷，看聖上怎麼處置你。

陳評：放開我大哥，得此詩稿的是我，要罰就罰我，別帶我大哥走。

李文梁：不，是我！

陳評：是我！

李文梁：是我！

統領：好了！別吵，（指著李文梁）是你也好，（指著陳評）是他也罷，一起帶走，帶走。
（統領、兩名軍士、陳評、李文梁下）
（黑暗中，傳來一聲淒厲的尖叫聲）

淒厲的尖叫聲中、轉為十二景 第十二景：後宮

（燈亮，宮女丁站在台上尖叫，廣芝匆匆忙忙衝上台）

（湘琪也上場但步履虛飄、型態虛弱）

廣芝：（同時）何事驚慌？

湘琪：

（宮女丁看到湘琪，又驚叫一聲，指著湘琪說不出一句話，嚇的跑下台了）

（廣芝也好奇的看著湘琪。）

廣芝：怎麼她見了妳竟嚇的魂飛魄散？

湘琪：（虛弱）我不曉得。

廣芝：大清早吵嚷些什麼。

湘琪：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廣芝，我好冷……

廣芝：妳的頭髮……怎麼……盡皆是水？

湘琪：這些頭髮、這些水，折磨的我好難受……怎麼弄也弄不乾……

廣芝：妳究竟是怎麼了？

湘琪：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好怕……

廣芝：怕些什麼？

湘琪：這頭髮……這濕淋淋的頭髮……

廣芝：看妳的面色蒼白，我扶妳後面歇息。

（廣芝扶著湘琪準備入內，宮女丁帶著一群宮女回來）

宮女丁：（顫抖著聲音）瞧！她在那兒。

（眾宮女半信半疑的看著湘琪，而後驚呼）

宮人乙：《……《……鬼！有鬼呀！

眾宮女：有鬼呀！

（宮女們一呼而散，燈光驟暗）

廣芝：湘琪……？

（燈光亮，舞台上只剩下廣芝）

廣芝：湘琪？湘琪妳在哪裡？怎麼都不見了？

（廣芝從後台把宮女甲乙丙丁拉出來）

宮女丁：廣芝姐姐，妳別拉我、別拉呀。

廣芝：怎麼躲到假山後面去了？方才叫些什麼？

宮女丁：鬼、鬼。

廣芝：什麼鬼？

宮女丁：湘琪姐姐……

廣芝：胡說些什麼？湘琪方才好端端的站在此處。

宮女丁：（結結巴巴的說）當真是鬼。今早不知哪位宮女到御花園一處涼井之邊，正欲打水，只覺承水的木桶沉重異常，便要幾位宮女一同拉起，卻見木桶之內……木桶之內……

廣芝：有些什麼？

宮女甲：攔腰橫放一具頭梳望仙髻、身著翠袖碧領衣裳的女屍……何公公請來了忤作，說道這屍體已然、已然數十日之久。

廣芝：望仙髻、翠袖碧領……這……

宮女甲：便是湘琪姐姐，除了她、還有誰人作此裝束？

廣芝：我不信，方才她尚在我身旁，說道髮濕難耐……她的頭髮……那屍體當真是湘琪麼？

宮女乙：雙月姐姐也看到了，不信問雙月姐姐……（對著後台）雙月姐姐、雙月姐姐……（雙月上）雙月姐姐，妳快告訴廣芝，妳見到的是不是湘琪。

廣芝：雙月？！

（雙月點點頭）

廣 芝：湘琪……（唱）

霎時間、人影消散，
空餘下、水淋漓、雨淚潸潸。
卻原來、她今生已矣、人已遠，
她、她、她、她竟是、脫胎棄骨、留戀人間。
一點情根、難斬斷，
萬種痴念、拋撇難。
生死大限、誰能解？
欲說無言、欲說無言！

女聲伴唱：春蠶到死、絲難斷，
蠟炬成灰、淚不乾。

廣 芝：縱是人生、終需別，
我也要、親折水仙、相送故人、離塵凡。

（在舞臺上四處尋覓）

湘琪……湘琪……

（唱）：芳魂何在、身兒影兒、何處見？

（湘琪 鬼步 上。）

湘 琪：廣芝，我在這裡……廣芝！（廣芝走過湘琪身邊，卻看不見她）

廣 芝：空餘下、水淋漓、雨淚潸潸。

（廣芝來到雙月身邊，雙月安慰她）

（湘琪捧著頭髮）

湘 琪：原來……原來我……井畔相約、竟只有我一人當真……竟只有我一人痴心以待……
聖上……不信君王無真情！只是我、我等不及了……若有來生，……望仙髻、遠山
眉、翠袖碧領，你要記得我是湘琪……

（湘琪鬼步飄蕩下）

女聲伴唱：春蠶到死、絲難斷，
蠟炬成灰、淚不乾。

廣 芝：湘琪……

（眾宮女走出舞臺上來，一同哀傷）

（笛聲獨奏）

（何公公上）

何公公：哭哭啼啼的鬧些什麼？

廣 芝：湘琪她……

何公公：別哭了別哭了，妳們哪！闖了大禍了！

廣 芝：

（廣芝雙月互相看彼此，同時說出）闖了大禍？

雙 月：

何公公：諾諾，聖上讓妳們替邊關將士縫製冬衣，是哪一個在衣中藏了情詩？

廣 芝：（驚慌）怎麼？

何公公：怎麼？聖上知道了呀。

廣 芝：

雙 月：聖上……知道了……

何公公：知道了呀。妳們是哪一個人這麼糊塗？這可是要砍腦袋的呀。

廣 芝：（趕在雙月之前）是我。

雙 月：是我。

何公公：（指著廣芝與雙月）是哪一個？

廣 芝：

雙 月：（同時）是我。

何公公：是哪一個？

廣 芝：是我、是我，（握住雙月的手）雙月，是我寫的呀。

雙 月：何公公，廣芝姐姐是在替我擔罪，不要信她。

何公公：別吵！咱家不管詩是誰寫的，（看著廣芝與雙月，停頓）誰要去？

廣 芝：

雙 月：（同時）我去。

何公公：孽債、冤孽債，當真想尋死，就一塊去好了。

（何公公帶雙月、廣芝下，而後眾宮人隨之轉場）

（轉場時換為第十四景）

不要間斷、轉場時換為第十三景 第十三景：後宮涼亭

（場景換到涼亭，皇帝背對著觀眾坐在涼亭內）

皇 上：孤的後宮竟出了這等奇事！（皇帝轉過身來）

（打開詩稿看）見這字跡娟秀，興許是一絕色女子。又聽聞得詩的男子暗藏詩稿，不願上報朝廷，這倒有趣，今日孤要看看，是怎樣的女子與怎樣的男兒。內侍，人可曾帶到？

太 監：現已帶到。

（統領將李文梁、陳評，何公公將雙月、廣芝帶上，四人跪下）

四 人：罪民李文梁、陳評，犯婢廣芝、雙月參見聖上，聖上萬歲萬萬歲。

皇 上：起來說話。

四 人：謝聖上。

（四人站起）

皇 上：這詩稿何人所寫？

廣 芝：

雙 月：（同時）是我。

（聖上看了看廣芝與雙月。陳評、李文梁也在偷看，聖上決定先不要問她們）

皇 上：這詩稿何人所得？

陳 評：

李文梁：（同時）是我。

皇 上：大膽。這詩可同寫，怎麼？連衣服都可以同穿的麼？還不速速招來？

（陳評欲說話，但身體已經差到不行，只是一直咳嗽，李文梁在旁十分緊張，帶著哭音想要承認是自己得到詩稿）

李文梁：聖上，詩稿千真萬確是我所得，請聖上降罪，將罪民綁赴法場正法。

陳 評：（勉強的很虛弱的說）是我，聖上，是我所得。

（唱）

自幼體弱、人憔悴，

到邊塞、越覺得、意冷心灰。

征衣中、得詩稿、驚喜交集，

字字行行、入心扉。

我念她、困重苑、如花逝水，

恰似我、病身軀、有翅難飛。

憑字跡、想倩影、暗自描繪，

（陳評看了看雙月與廣芝，好像晃神似的，是李文梁偷偷拉他，他才回神。聖上都看在眼裡）

描不出、玲瓏心、淚眼淒迷。

雖知道、這樁事、理應奏啟，

又怎忍、陷她於罪、把嬋娟折摧。

（白）罪民藏匿詩稿，罪該萬死，請聖上降罪。

李文梁：聖上，別聽他說，詩稿千真萬確是我所得，請聖上降罪，將罪民綁赴法場正法。

陳 評：是我所得。

皇 上：（對李文梁）你說你是得詩之人，這詩，想必也是讀過的了？

李文梁：回聖上，是。

皇 上：你……可也對寫詩之人動了心？

李文梁：罪民不敢。

皇 上：你得了詩也未動情，卻為何不將這詩稿上報朝廷？

李文梁：這……雖未動情，寫詩之人情有可原，不願她因此獲罪，故爾藏匿詩稿。

皇 上：喔？（結束與李文梁對話，轉頭對著雙月、廣芝）妳二人抬起頭來。

雙 月：

廣 芝：是。

皇上：（對著雙月）孤可曾見過妳？

雙月：回聖上，見過。

皇上：喔？

雙月：那日在花園內涼亭邊，唔、就是此處，犯婢打擾了聖上的午憩。

皇上：（聖上還是想不起來）此地？

雙月：乘風欲訪翠，春意入深閨；舉觴不求醉，興致意所歸……

皇上：是妳？

雙月：是我，聖上記不得我，可還記得自己的詩作。

何公公：大膽，竟敢出言不遜。

皇上：無妨。詩稿是何人所作？

雙月：（同時）是我。

廣芝：

皇上：可又來。

四人：聖上，要殺就殺我吧。

皇上：倒還都是些個有情男女。

四人：請聖上降罪。

（聖上走下龍椅，在四人之間走過，仔細看了他們，回想自己）

皇上：（唱）

不由得、思想起、故人舊愛，

也曾誇、梅枝兒、玲瓏纖白，

（看著雙月）

便是她、拾譜試唱、涼亭外，

替孤王、傳情意、欲為梅妃遣愁懷。

那梅妃、一斛珍珠、垂淚還，（「斛」唸「湖」）

孤這裡、手捧玉匣、不忍開。

珍珠似淚、泣無聲，

難將舊夢、喚回來。

為梅妃、孤負盡了、三千粉黛，

又為楊妃、將梅枝兒、冷落拋開。

今生久已、陷情海，

忍教他人、愁難開？

多情天子、償情債，

人間情根、（我要）仔細栽、仔細栽！

皇上：（看著雙月與廣芝，有點喃喃自語的）（白）：是孤負了妳們，孤今日就還妳們一個公道。（走回龍椅）詩稿何人所寫、何人所得，從實招來，不論是誰，孤一概不究。

四人：是我。

皇上：（有點嚴肅，一種天子的氣勢，緩慢而讓人無法拒絕。以致於四人有點嚇到說了真話）到底是哪個？

雙月：回聖上，詩稿為犯婢雙月所寫。

陳評：回聖上，詩稿為罪民陳評所得。

皇上：是妳？

雙月：是犯婢。

皇上：是你？

陳評：是罪民。

皇上：嗯！還說什麼犯婢罪民，孤都說了一概不究！（停頓）男歡女愛、天經地義，何罪之有？「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人皆言道，無情最是帝王家，孤偏要做個多情天子！我讓你們今生結緣。陳評，孤今日將雙月許配與你，你可願意？

陳評：（兩人愣住）……

雙月：

皇上：還有什麼猶豫的麼？

陳評：這……

雙月：

何公公：還不謝恩？

陳評：（兩人跪下）謝聖上。

雙月：

皇上：傳孤旨意，邊關戍卒，三年一調，（對著李文梁陳評）你二人戍邊十年，不必回轉邊城，返鄉去吧。

陳評：謝聖上。

李文梁：

（聖上下）

（陳評咳嗽，原本是陳評打算起身後將雙月扶起，卻咳的起不了身，雙月扶起陳評，之後李文梁過來幫忙，雙月連忙轉頭看著廣芝、握住廣芝的手，彷彿捨不得與她分離。）

何公公：（對著雙月與陳評）雙月，這就隨他去吧。

（眾人離涼亭，來到外面。）

雙月：姐姐！

廣芝：雙月，妳保重，別掛念我，放心隨他去吧。

雙月：姐姐……（唱）

分別時、才驚覺、情深似海，

十五年、相依偎、情種早栽。

臨別一禮、深深拜，

（二人相擁而泣）只留妳、形孤影單、相思捱。

廣芝：（接唱）

聞此言、心潮澎湃，
難分悲喜、淚滿腮。
休念我、影孤單、相思難耐，
喜妳今生、得安排。
寄詩稿、招大禍、性命危殆，（「殆」唸「待」）
幸遇他、真心護持、我別無一語、唯有這無盡的感懷。
從今後、深宮苑、黃菊獨栽，
但等到、簾捲西風、盼有馨香入夢來。
今生相依十五載，
待來生、續前緣、相依相偎共徘徊。

雙月：姐姐！（認真的、一字一字的說）今生已過也，相約來世緣。

廣芝：相約來世緣？！

雙月：（肯定的點頭）來世緣！

廣芝：快去吧，別讓妳的夫婿久等了。

（原本是李文梁扶著陳評，此時李文梁將陳評交到雙月手中，由雙月扶著陳評，李文梁看著雙月）

李文梁：果真是——（唱）

眉似彎月、眼如秋水，
膚若凝脂、唇勝蓓蕾。

（李文梁一邊吟，陳評一邊扶著雙月邊準備走下舞台）

（快到舞台盡頭的地方，陳評咳嗽，這個咳嗽程度是全齣戲最嚴重，咳完之後陳評回過頭來，對著李文梁說話。）

陳評：大哥，以後的事情拜託你了，就請你多多照顧——（看著雙月）請你好好待她——
（陳評、雙月下）

（廣芝與李文梁對看）

廣芝：他們都走了。

李文梁：是啊，只剩下我們了。

（相視而笑）

（燈暗。廣芝與李文梁分兩邊下）

緊接著、第十四景：

（而後燈亮，但！不要全亮，半亮就好。以下將進行無台詞的表演。因為不想要唱詞打擾觀眾觀看舞台畫面，本段表演請設計動聽、出色的音樂烘托畫面，笛子！）

（舞台的一側，陳評一副快死掉的樣子，雙月在旁哭哭啼啼，陳評嚔氣，台上出現一個靈桌，雙月在此時披上一件一面白色、一面紅色的斗篷，白色的那面朝外，雙月給陳評上香，李文梁緩緩的走出來，也給陳評上香。然後李文梁陪著雙月走到舞台的另一側，在兩人走動的

過程中，登光照不到靈桌，在另外一側，也就是李文梁與雙月即將要走到的地方，有紅蠟燭的喜桌，在喜桌面前，李文梁把雙月的白色斗篷脫下，翻過來變成紅色，為雙月披上。兩個人成了婚。）

第十五景：宮牆外

（仍然是暗場，幕後有太監宣讀聖旨的聲音）

幕後男：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孤登基以來，年年采女，歲歲選秀，後宮宮人為數過多，於今一為宮人思鄉，二為節省後宮開支，特令三千宮人，願去者去，願留者留，欽此、謝恩。

眾宮女：吾皇萬歲萬萬歲！

（燈亮，從舞台後面的兩個出口，跑出一堆宮女，從舞台前面的兩個出口，跑出一堆家人，有老有少。）

眾宮人：爹、娘。

眾家人：女兒！我的女兒呀！

（在一片歡喜與哭泣聲中，廣芝幕後唱導板）

廣 芝：（唱）

耳邊廂、猶聽得、捱不盡的、聲聲更漏！

（廣芝拿著個包包，緩緩的走了出來。走到舞台中央，回看皇宮）

（向前走了幾步，環顧四週。以下唱段用彷彿重生的感覺來唱）

抬望眼、竟是這、金菊滿叢、雨過清秋。

（白）雙月，妳在何處？三年了，妳過的可好？姐姐我、我、終究也出了宮帷！

從今後、天寬海闊、任游走、任游走——

（忽然驚覺孑然一身、無處可去！忽然驚覺她根本不認識這個世界！）

茫茫人海、何處是歸舟、何處是歸舟？

多少回、羨鴻飛、穿山越岫，（「岫」唸繡）

羨粉蝶、花叢間、自在悠遊。

待展翅、竟驚覺、欲飛無力，

才知道、不識人間、樂與憂。

（廣芝呆在原地）

（一對老夫妻上場，似乎在等著他們的家人）

湘琪爹：兒啊。（廣芝回頭）認錯了、認錯了，不是我的女兒。

廣 芝：老人家，你的女兒叫何名字？

湘琪爹：我的女兒名喚湘琪。

廣 芝：湘琪……

湘琪爹：妳可曾聽過？

湘琪娘：大眼高鼻，好認得很，妳認得她麼？

廣 芝：我……

湘琪爹 認得麼？

娘：

廣 芝：認得。

湘琪爹：認得？（回頭對湘琪娘說）老太婆，她認得我們的女兒！

廣 芝：我與她是好姊妹。

湘琪娘：好姊妹！老頭兒，是女兒的好姊妹！湘琪可好？胖了？瘦了？

湘琪爹：湘琪可好？怎麼還不出來呢？

廣 芝：湘琪要我轉告伯父伯母一聲，她在宮中過得很好，已是聖上的人了，只得留在宮中。

湘琪爹：（喜出望外）原來湘琪女兒做了娘娘！

湘琪娘：做了娘娘？原來我們女兒在宮裡享福呢！我們這十幾年是白操心的了！

廣 芝：（突然想起什麼似的，這個「突然想起」是做給觀眾看、而非湘琪父母）

伯父、伯母，這有一些珠寶首飾，是湘琪要我交於你們的，她說聖上還會有別的賞賜，這些就讓我帶出來與您收下，她只望二老能體諒她留在宮中，難盡孝道。

湘琪娘：湘琪……這孩子未曾吃苦就好、未曾吃苦就好。

湘琪爹：走吧，老太婆，我們回家去吧。

湘琪娘：只是還未見着女兒一面……

湘琪爹：做了娘娘，見不著了！

湘琪娘：做了娘娘，見不著了？

湘琪爹：見不著了！老太婆，未曾吃苦就好，別太貪心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

（湘琪爹娘下）

（在湘琪爹娘與廣芝對話的過程中，李文梁與雙月悄悄的也來到宮門，看著廣芝的一舉一動）

（廣芝望著湘琪爹娘的背影，發現自己存的首飾都沒了，雖然不知道該怎麼走下一步，依舊露出欣慰的表情）

（雙月從廣芝背後說話，廣芝聽到了雙月的聲音，高興的轉過頭來）

雙 月：傻姐姐，妳將盤纏資物都給了人家，往後可要怎樣度日？

廣 芝：雙月！妳怎麼、妳怎麼來了？

雙 月：我聞聽聖上降旨放宮人出宮，便與文梁來此等候於妳。

廣 芝：文梁？妳與文梁……？

（雙月點頭）

雙 月：姐姐今後做何打算？

廣 芝：走一步算一步。

雙 月：身無長物，這一步、要如何走啊？（「長」唸「丈」）

廣 芝：大不了即刻回頭，回轉宮中便是。

雙月：姐姐說什麼傻話，來與我、與文梁一同生活吧。

廣芝：與你們一同生活？

雙月：便是。姐姐可是不願？

李文梁：

廣芝：雙月……

雙月：（摟住了廣芝的手臂）姐姐……

（唱）

同做個、繡花女、情絲穿引，

同做個、賣花人、栽種情根。

更逢著、賣花郎、惜花情重，（對李文梁唱）

賞秋菊、憐芳菲、相顧相欣。

從今生死與君共、與君共，（第一個「與君共」對廣芝唱）（第二個「與君共」對文梁唱）

一點幽歡、三人同。

三人：（同唱）

問風兒、何謂愛、何謂情？

穿關山、越宮牆、千里隨行

幕後女聲：（唱）：

問風兒、何謂愛、何謂情？

穿關山、越宮牆、天地共存

天地啊——天地不曾、為動容，

多虧了、癡情天子、有閒情。

癡情天子有閒情，

待到了、三個人兒兩盞燈。

三個人兒、兩盞燈、兩盞燈，

三個人兒兩盞燈。

（幕後女聲伴唱的部分，廣芝、雙月、李文梁三人做出高高興「行路」的動作，雙月拉著廣芝，文梁在前、邊走邊回頭看，而後文梁與雙月比畫著家到了，文梁推開門，讓雙月與廣芝進屋裡去／下場，然後文梁關上門也進屋／下場了，燈光昏暗。）

（在昏暗的燈光中，廣芝與文梁各拿著一盞燈從左、右側舞臺同上，而後雙月上，雙月先到文梁那邊，文梁掩門，與雙月同下，而後雙月又上，到廣芝那邊，廣芝掩門，與雙月同下。剛好幕後曲唱完「三個人兒、兩盞燈」。）

（劇終）